

立秋辞

张旭光



滩涂暮色 汤青 摄

突然，便立秋了。
“立秋”，总觉是有人使了外力，攥着秋来践约的，有点强人所难。我更喜“秋立”一词：那薄秋，也不招呼，自己暗暗潜来，闪立眼前，让人猝不及防。这倒最恰合那立秋的景况了。

立秋，不简单，袖里乾坤，讲究得很。周朝时，立秋之日，天子必亲率百官迎秋，在朗朗的西郊，大鼎焚香，庄严祭祀，天地肃穆。至东汉，迎秋似乎更为讲究，除了西郊祭祀，还有东门杀生，以敬陵庙。宋代的皇家对待立秋，又多了一层诗意。立秋之日，宫人会将宫外的盆栽梧桐移至宫内，待时辰一到，太史官高奏：“秋至。”梧桐应声叶落，以示秋立。旧古迎秋，味浓且足，和人过三十六一般，隆重、敬畏。

古人不谄，见叶落知岁暮，闻“木叶动秋声”，最喜那一枕新凉。对我而言，立秋，是嗅出来的，年年如此。这倒不是诨人。我总是对秋有着无言的默契，没有安排，也无昭示，或卧或躺或蹲或立或行之时，陡然间，便闻到一股莫可名状的味道，迅速散布胸腔，旋即又隐去。之后，便是莫名的惆怅和失落，仿佛旧时光里，自己着布兰长衫，握一把油纸伞，独自在古巷里慢行，行人寥落，时空陈旧。每每此时，去看那日历，第二日或者第三日，便是立秋日了。也许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的季节，似禅，像佛，都在灵犀一念间。

月光白是云南的白茶，相传，此茶由少女淋着月光采摘，并在月光下晾晒而成，是月光与茶叶相遇后最美妙的呈现。茶叶上片白，下片黑，犹如月光照于茶芽上，甚是漂亮，其名字亦美，旖旎又干净，读起来，听起来，均凜然、端静、曼妙，当真不辜负月光美人之美名。

初识月光白是在滇越铁路旁的院子里，院子名为橄榄公社。晚上，一场雨突如其来，没有丝毫的预兆，像倏然闯入的飞鸟。那一场夜雨是上苍的恩赐，打在玻璃屋顶上，叮咚作响；打在梧桐树上，簌簌有声；院子一隅有三两株芭蕉，冷风夹冷雨，打在芭蕉叶上，有古典的意境。雨令灯光更摇曳，也更温暖。在如此的情境里，听着潇潇夜雨，一颗在尘世里挣扎沉浮的心，突地就静了。

坐下后，以西递给我一袋茶，说是云南独有的白茶，香煞人。确实如此，尚未冲泡，干茶的花香即已袭来，心中不由得暗暗期待。煮水，泡茶，干茶一经冲泡，香气四处逃散，汤色呈明黄，清澈、纯粹、干净。迫不及待啜入口中，鲜爽润口，回甘无穷。饮后良久，仍觉得两颊生津，清甜四溢。每一次冲泡，香气、口感都有微妙

春百花，夏凉风，冬素雪，各有灵动处。但是，秋对人的修行最深、最远，禅意最浓。“一声梧叶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”显然，秋人连心，彼此相惜。“最是秋风管闲事，红他枫叶白人头。”“岁华过半休惆怅，且对西风贺立秋。”嗔怪也罢，庆贺也好，与秋的好缘分，有生之年，众生怕是难以割舍了。

今日，总归是立秋了。城里或

者乡下，或多或少，都该有些隐喻的。也许，四楼人家的阳台上，一抹向晚的阳光，格外悲情；也许，哪个农户家的木门框上，手书的对联开始斑驳脱落，缝隙里暗藏一枝残断的芭茅叶。身处城里，我就格外想着乡下的秋立：大豆结荚、玉米抽雄、棉花挂铃、丝瓜老皮、甘薯膨大……“秋不凉，籽不黄，立秋十天遍地黄。”乡下的叔伯大抵都

月光白

吕峰

的变化，汤色先黄后红再黄，宛如月光下变换舞姿的俏佳人。

吃茶读书，听雨看落花，本就是静雅之事，更何况在如此的夜里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人生、文学、梦想、坚持、故园、异乡，眨眼间，凌晨已过，夜色沉沉。他起身撑伞离去，身后是他收养的流浪狗，瘦削的身影越走越远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目送他离去，看着他孤寂的身影，有一瞬间，我想大声喊他，却开不了口，最后看着他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，或者说夜色像一只怪兽，将他吞噬。

夜谈之后，我躺在名为“挪威的森林”的房间里的床上，一时不能入眠，想起以西送我的诗集《在岛上》的题签，“与君初相识，犹似故人归。”我和他因文字结缘，在此之前，一直未曾谋面。他学业结束后，四处游荡，历经冷暖，一路向西，最后在拉萨停住了脚，开了间名为橄榄公社的民宿。民宿在布达拉宫旁边，以文学名著之名为房间名，房间里的陈设亦以此为背景，一时间，吸引了无数心怀诗与远方的人。

再后来，他从拉萨回到昆明，将滇越铁路旁一处老宅子改造成另一个橄榄公社，二十四间房，二十四本文学名著。每一扇门都带着魔法，都是联系现实与书本的通道，推开它，就能穿越到相对应的文学世界，像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，像海明威的《老

人与海》，像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，等等，让人不知如何选择，或者说每个房间都想体验一番。

雨声稀稀落落，彻夜不息，我迷迷糊糊，不知何时入眠。醒来时，昏昏暗暗的晨光已透过窗户，斜照在床上，赶紧起床，因为要去探访西南联大旧址。在去的路上，我心潮涌动。下了车，雨尚未停，如清明时节缅怀亲人的眼泪。

旧址有当时的教室，有李公朴、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，有四烈士墓，有纪念碑，碑上刻着一个又一个的名字。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生命，虽然他们成了冰冷的名字，却让那段历史有了温度，有了灵魂。走过时，我放慢了脚步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生怕惊醒了那一个个沉睡的灵魂。最意外的是四烈士之一的潘琰女士竟是我的同乡，让我有遇到了亲人的感动，只可惜，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三十岁。

走出旧址，雨竟然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让我一下子领略到了昆明天气。学校门口有一座天桥，在其他城市已很少见了。站在桥上，我看到一束光，从万丈云层射出，照在街道上，也照在无数人的身上，让我想起卞之琳的诗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想着，念着，人竟有些恍惚，眼前浮现的是那些棱角分

在等秋了。等秋深，并非无事可做，可多吃瓜果，“咬秋”；可细嚼肉块，“补秋”；还可喝一杯“立秋水”，消积暑。

今朝虽立秋，实是闷热不减。出门走走，是好主意。如果有缘，遇见一池残荷，最好有风过塘；抑或遭逢一架无人的野桥、一株角落里的静寂的苦楝树；还有屋檐上一面破败的蛛网，或者一只暮色里无声独立的孤鸟……那些情景必然适合翻检过往。童年、先祖、恋人、恩师、故友、笑容、泪水等等，一些似乎有关又无关的东西，交织在一起，杂乱无章地来，又苍然悠远地去，情迷在秋的魔幻里，无法自制。立秋起，最有情怀的一定是风，我能嗅出一切有关深秋来临的信息。总觉得这风湿漉漉的，有来自不同方向、不同年月的味道，极为神奇。有烤红薯的味道，有江南的鱼腥，有街道里的汗味，有小时候喝过的奶香，有旗袍里的香水味，有中年男子指尖上夹杂着皂香的烟草味，有猪圈里的骚，有草堆中的涩，有青枣的一丝清甜，有炊烟的自然气息……秋立，开始有剪不断的回忆，路越走越清晰，仿佛水落石见，叶落实呈。能回忆的人，越活越明了，最不会迷失自己，全凭了那一颗感怀柔软的心。

苦夏后，西风微凉，人心惆怅。人立秋，半生内容，有些随风，有些人了梦，恰似岗上的一株野柿，繁华落尽，剩一树熟稔的橙黄，静雅、笃定、蕴藉，颗颗成荫。

明、神情各异的面容。

过了天桥，是昆明的老街，有许多店铺，它们固守着自己在古城的位置，如茶叶店、中药店、紫陶店、吃食店、干花店、书店等，数不胜数，有大隐隐于市的深意。我光临了两家书店，一家临街，一家开于地下室，规模都不大，却异常熨帖，空气中弥散着让人迷醉的书香、墨香。我似嗅着墨香而来的蠹鱼，又似重归森林大海的精灵，一切都是熟稔的，一切都是亲切的。

走着走着，有茶香氤氲，原来是一家吃食店的主人在煮老茶。茶香遁出了店外，赶紧走了进去，去填五脏庙。店里的一块玻璃上写着一句话：“我坐在火炉边，烧水煮茶，等待口渴的人。”我想我就是那个口渴的人。店里都是云南的吃食，有汽锅鸡、豆焖饭、红烧鸡枞等，充溢着浓烈的烟火气息，让我有无尽的眷恋，故乡的身影在茶汤里温存、晃动。

夜深，月光如水，继续在院子里喝茶。淋着月光，安安静静的喝着月光白，无言胜有言，时光的脚步亦被无限延缓。以西对我说：“凡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在虚空之前，我们要捕风，要追风。”是啊！人生的好时光应该消磨在美好的事物上，所有的美好都不应被辜负。他一直在捕风、追风的路上，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故园、念故人，像一只在风中展翅的飞鸟，似乎没有停下来时候。

白月光，月光白，都是人生的美好。白月光如水如霜，将人清洗；月光白亦如春水如秋露，将人荡涤。在月光下啜饮月光白，让我愈发着迷，也总会让我念起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儿郎。

